



西临朔漠、东依黄河的银川平原,初夏时柳青稻绿、水喧鸟鸣,时或出现的一队队昂首阔步的骆驼,驼铃声声,嘹亮、清婉、沉稳的节奏,为塞上江南的秀丽风光平添一种别致迷人的魅力。

驼铃运行,主人坐在为首的驼背上,队尾一驼才是铃铃者,驼铃有铜的、有铁的,暖水瓶大小,正中悬一枣木旋雕的槌儿,槌下缀尺许长双穗流苏的红纓,鲜艳、惹眼。悬铃之驼腰筋之强韧,当是全队里的佼佼者,既要驮同样重的货物,胯下所系的铃儿又要依固定的节奏不断地敲响。清脆的铃声,以听觉代替视觉,领队的主人不用回头,单听这节奏,就能知道货物有无遗落,诸驼有无掉队。悦耳的铃声绵延千里,打破了荒凉大漠的渺渺寂寂,也象征着寂寥中的点点希望,鼓舞着驼队向前艰难跋涉。

大漠水源奇缺,骆驼的听觉、嗅觉相当灵敏,三里外有响动,二十里外冒清泉,它都能用鼻孔发出声响,通知主人。一峰骆驼,只从水源处经过一次,不论时隔多久,下次运行,依然可以再次顺利找到。酷暑炎夏,骆驼可以在60℃的沙面上席地而卧。当“白毛风”袭来时,沙丘生烟,风尘如晦,仰不见天日,俯不察路,牛马这时也不中用,“车行沙中如倒拽,风惊沙流失前辙;马蹄半跛牛领穿,三步停鞭五步歇”。身边倘有骆驼,则大可以省心。睁不开眼睛不要紧,只需用袍襟摸索着裹严自个儿的头脸,把手中缰绳踩于脚下,这一蹿,骆驼就自动穹下头来了,你左膝弯架在它的脖子上,手掰前驼峰,凌空抬起的右脚就可以顺势伸进双峰中间,之后把缰绳随便丢搭到骆驼脖颈上,这样,骆驼自会将背上的一切稳稳当当地驮向目的地。

旧时,旅途上土匪多,陷阱多,骆驼随同主人长途奔波,走天涯。月黑风高的夜里,一旦主人摘下驼铃,中断了声响,众驼就警惕地竖起耳朵,明白这是要穿越危险关口了。长长的负重驼队,悄然无响地,极像了衔枚行进的军队,安静又迅速。就这近处瞄其脊梁,如墨夜色中仿佛移动着一座座巍峨的山峦。

“骆驼驼铃,驮八百”。启程之前,骆驼伏在地上,由人将沉甸甸的货物抬压上去,系搭妥当,一声吆喝,只要能够一下子站起来,就可以日行七八十里,连走十天半月。在汽车、火车未通之年,在绵延数千里的沙漠地带,骆驼从兰州驮来的是布匹、烟叶及粮食,从包头驮来的是石碱、京货,人们亲切地称骆驼为“旱船”。“旱船”之称,是与侧旁黄河上那浮荡波面的皮筏相对应的——兰州至银川间,黄河峡谷险峻,水势紧急湍急,那相依的水路是依仗皮筏的。

无论喧嚣的热风里,还是茫茫大雪天,主人骑在驼背上,一摇一晃,半睡半醒,最容易沉入梦境了。这驼背上的梦,因为旅程漫漫,加上有驼铃之声,将那黄河皮筏上载不住的梦幻,也尽数带到驼背上来,香甜、酣畅、迷醉……

水源浩远,黄河便雄壮;骆驼筋力非凡,饮食上自然是非同一般。这家伙专食粗糙长刺的、灰分含量重的灌木、半灌木,那倔傲的目光,似乎看不起小草,也蔑视别的畜禽所贪恋的植被。撞着筷子般粗细的沙枣刺枝,张开有下牙而不上牙的大嘴,轻轻一掠,数尺长的一段枝叶便去个精光。

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”,一曲悠扬的《沂蒙山小调》,道尽了人们对故土那份植根于心的缱绻与热爱。我的家乡滨海汉沽,静卧于渤海湾畔。据史载,这里自三国时期曹操督令漕运盐务起,历经沧桑,昔日的“小盐河”更名为汉沽。世世代代,人们依海而居,临河而栖,凭盐兴业,在悠悠岁月中书写着生生不息的篇章。

民以食为天。汉沽人枕河靠海,生于斯,长于斯,不仅孕育出独特的盐渔文化,更以一缕缕炊烟,慢慢出似远还近的生活传说。这里沟汉纵横,河海相通,自古代起便是架灶煮盐之地。盐运带来了往昔的富庶,也造就了海边人家独具风味的饮食。

说起汉沽,绕不开那声名远扬的“汉沽八大馐”。“馐”乃是一种以清水加料、文火慢煨海鲜的独特烹饪技法,堪称汉沽饮食文化的精髓,其中,又以鲎鱼最为经典。汉沽水产丰饶,按季节、分品种,论大小、别咸淡,海鲜林林总总,数不胜数。鱼虾蟹蚌、海螺八带、麻线蚂蚱,皆可擅制。一锅卤汁,四季轮转,顿顿相接,那浓郁不散的鲜香,是汉沽人舌尖上永续的烟火记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前,鲎鱼是汉沽家家户户入冬后的常备。贮满一缸,随取随用,或为主菜,或作配搭,一箸下去,满口鲜香,滋味独特。看似普通的鲎鱼,实藏深厚功夫——朝朝暮暮的灶火慢熬,熬的是手艺,更是对待日子的不疾不徐。时光与烟火交融,淬炼出生活的柔韧质地,也映照出海边人家代代相传、朴素务实的生活智慧。

海携鲜,盐提咸,酱增醇,佐以花椒、大料的馥郁,葱姜蒜的辛香,诸味混合。再注入清水,猛火烧开,待水汽渐散,鱼肉的鲜香便浓浓地溢满屋宇。“急火鱼,慢火肉,餐餐吃不够”,民间谚语道破了煮鱼的火候真谛。简简单单一盘鲎鱼,承载的是无数日常的经验与传承,水量、时长、配料,无一不是岁月沉淀的民间手艺。

难以追溯汉沽鲎鱼究竟起于何时。这份源自先民的创造,缓解了人们劳动归来的疲惫,以咸鲜、便捷的优点迅速慰藉肠胃、补充力气。即便在清贫岁月里,它也是勤劳智慧的乡亲们离不开的陪伴。

都说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,河海无私,滋养着汉沽人。这里的人们勤劳、质朴,依海捕鱼,沿河耕作。昔日打渔人结伴出海,走过滩涂,航向深水,那是一条用脚步丈量希望的征程。潮起潮落,涛声日复,岁月仿佛也在海

一度,我曾疑惑:银南地区笔直粗壮的杨柳槐榆,何以大多数是下棵空干,却将鲜嫩的绿裙翠袖一并提捏得高高的呢?后来才晓得,正是因为骆驼多,体形高大,行进中顽童似的逮一嘴又逮一嘴,年深月久,往复不已,大树们谁还敢以裙裾装饰下半身呢!于是,由排排大树所构成的朔方之美,就齐萎萎地升之于半空了,高旷而大美,与昊天阔漠、奔腾北上的黄河正般配。

骆驼食量大,一日要采食六七十斤草叶,一户人家倘是养上七八峰骆驼,割草、运草,只够塞其牙缝儿,圈在家里显然是折腾不起的。七至十月,人们忙碌于田地,大漠边缘雨多草嫩,主人家就将骆驼“流放”到遥远的草茂水丰之地,任它们群居一处,自食自宿。隔上十天半月,主人家徒步百八

## 驼走朔方

杨闻宇



十里,赶往牧场看望,招呼一下即可。

远离人烟,骆驼怎么个活法呢?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部的罗布泊,是古代楼兰王国的旧址,曾几何时,沧桑演变,由繁华兴盛沉落为一片干涸的茫茫盐泽。《佛国记》里记载,此地“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遍望极目,欲求度处,则莫知所拟,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”。但在彭加木遗留下的照片里,这里尚有三百多亚洲大陆已十分罕见的野生双峰驼。这些野驼,也难说就不是古楼兰那些家驼的后裔。能生活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,独自谋生的本领便可想而知了。以此类推,这枵风沐雨的朔方骆驼,当然也是谋生有术了。

若是偶尔碰上个偷趁大漠的歹徒,见驼起意,会怎么样呢?实际上,生人是近不了骆驼的,它会冷冷不防张大嘴巴,将觊觎者用碎草黏液“呼”地喷个满脸,糊得其眼睛都睁不开。

这里草少了,驼群会转迁到另外的绿洲上去。十天半月后,主人家拎着包赶来,若是没有了驼影,怎么办呢?这也简单,他只需俯下身看看地面就行了:自家骆驼,就像是自家的儿女,行起路来,有自己的走法,印在地上的蹄迹的宽长、浅深、幅度,尽管凌乱繁杂,主人家一搭眼,心里也就明白其去向。

骆驼运行于外,食宿在野,却像是大漠上空的繁星一样,在塞上人家的朴素生活中,时时闪耀出璀璨、神奇的光芒。

暑天,骆驼出汗,昂起的胸脯会沁出牛皮纸厚的一层咸膜,肤皮那样附着于毛上。女人家将蘸湿的一大盆衣服在这胸毛上搓揉揉揉,骆驼觉得温柔凉爽,纹丝不动。将揉搓过的衣服放在清水里一漂一透,比施了洗衣粉还要干净。外人不解,以为是骆驼食盐过重,其实,这是大量采食骆驼

法虽简,入口却鲜醇沁脾。汉沽的卤水豆腐亦远远驰名,价廉味美。卤水豆腐佐以小葱拌虾米,或熬麻线鱼,或炖干虾仁,临出锅撒把韭菜——光是想想,便足以令人垂涎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汉沽人曾笑言: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数罢北京,数罢上。”塞上乃汉沽中心,蓟运河穿城而过汇入渤海,滔滔河水,流淌着时光,也流淌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如今,沿河带状公园两岸评戏声声、舞姿翩翩,飞镖激越,鼓乐铿锵。汉沽飞镖原本是渔家出海打鱼前祈福的活动,现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飞向全国各地。那龙腾虎跃的舞步和锣鼓喧天的场景,给人们增添了无穷乐趣,也舞出了渔家儿女的豪迈。汉沽版画亦吸引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。

延续的烟火,映照出日子的新光。汉沽人热情好客,海鲜时总先奉宾朋,这一古朴民风如今亦焕发新彩。汉沽盐场二十五栋楼小区的居民每年都自发相聚几次,每一场相逢各家争相带来自制佳肴——李家的鲎鱼、杨家的饺子、王家的清蒸白捞青蛤……菜从各家端出,席从楼内摆到楼外,欢声笑语,乡情融融,宛若一场现代邻里的“百家宴”,演绎着温暖生动的俗世画面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大自然赐予生活多彩的底色,岁月虽更迭,人心向暖、向善的底色始终未变。在历史长河中,这里曾走出诸多爱国志士、时代楷模、文艺名家、体坛英杰……他们的故事,是家乡的骄傲,也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厚望。犹记当年市里举办“月季花小姐”评选,一位同事踊跃参加并当选“月季花小姐”。三十余载后,我偶然在《光明日报》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名单中再见其名,由衷欣慰之余,我思忖: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之中,一定有来自故乡水土的濡养,以及一方烟火的熏陶吧。

编辑手记:  
读唐洪祥的《汉沽烟火》,仿佛有一股带着咸鲜味的海风迎面而来。文章以“馐”字为眼,慢火细煨出汉沽人独有的餐桌文化和生活方式。作者笔下的“八大馐”,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,更是岁月沉淀的生存智慧。

文章写法灵动,既有“海携鲜,盐提咸,酱增醇”的凝练概括,又有各家热气腾腾的餐桌白描。从当地烹制海鲜的技艺入手,写出了汉沽饮食文化中低调谦和、随遇而安的特质。本文深入市井巷陌,挖掘出汉沽人家具体而微的生活样本,让读者透过一盘盘馐、一声声飞鏢,读懂了天津卫的豪爽与温情,在一餐一饭中体味着这座城市最真实可感的烟火气。

刺、水蓬、沙枣叶一类含碱草木后产生的分泌物。塞上不产棉花,一峰驼每年可脱落八斤驼毛。院墙外布满沙丘的人家,将集拢的驼毛平铺在沙地上用红柳条子轻抽数遍,就将掺杂的脏屑草籽尽数打下来了,剩下轻柔洁净的驼毛。孩童的衣裤,装的尽是驼毛,倘是尿在了衣裤上,当娘的不用拆,只在水里浸湿,然后直接埋进门口的热沙里,过上两袋烟工夫,就烘干了,扒出后抖落沙子,无尿痕、无骚气,蓬松柔软,平整如新。

河套地区地势低平,黄河水从各类渠道里漫溢上来。冬日里孩子没处去耍,常在水边抛石子游戏,一不小心,就容易滑跌到深深的渠水里,好在驼毛轻暖,最难晾干,落水孩童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掌托住似的,受点儿惊吓是真的,倒没听说真淹死个谁。

骆驼也有背运时。在结婚过门的大喜日子里,花枝招展的新娘宁可骑那四蹄殷勤的小毛驴,骆驼可是万万骑不得的。传言说骆驼唇有豁口,若是大喜的这一天骑了,养下娃娃也会是豁豁嘴。所以,在小毛驴大出风头的这一天,骆驼就被撵到屋后的沙漠上去了。

塞上没有水牛,可又广植水稻,插秧季节,骆驼也就下水了。因为体壮力强,比起那一同耕耘着的骡子、黄牛,大不相同,任三四个壮汉伏压在身后的耙耩上,它却像不经意地拉着两个耍孩儿的玩具车,轻巧、自如。另一边,头巾鲜艳、装束入时的女子排成一行,弯腰挽腿,嬉闹着插秧。天旷地绿,水清云白,骡、牛、人、驼,欢歌笑语,形成了天地间独有的塞上插秧图。

四  
人间分善恶、有争斗,波及于漠塞,不能不影响到骆驼。

传说,早先一位官僚,遇上祸事,为求自保,于是牵来一峰健驼,强行灌下铅块,骆驼胃疼难熬,就驮上这位官僚星夜奔驰,时速竟逾六十华里,连越几十个驿站。闪过千里,毒性大发,骆驼就倒下惨死了。

那一页陈旧阴森的历史,终是翻过去了。在新时代,骆驼是人类忠实、得力的助手。对于骆驼,人们也有多种多样的故事和传说。人类充分老幼,皆可归入十二属相,而骆驼一身,据说囊括了十二属相:脸型像猴,耳朵近牛,脊梁如龙,嘴唇若兔,大腿似鸡……试着依照传闻去仔细揣摩,惟妙惟肖,也还真有点越看越像。

老母猪安逸,贪图土圈里“享福”,所以一崽儿就是十好几个一窝子。而骆驼一胎怀十四个月,为保质量,数量上控制极严,从来没有过什么双胞胎。

作为特殊的畜种资源,骆驼分布于那些荒漠向草原过渡的地域。倘若是社会动荡,戕林毁草,骆驼数量只会相应减少。有数据统计,1936年,我国有双峰驼四十万峰,到新中国成立前夕,急遽降到二十万峰了,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,稳步增长为六十万峰。这是何等令人深思的变化啊!

沙漠是疯狂而残酷的,而骆驼负重致远、开拓进取的步伐是坚韧的、顽强的。朔方驼铃,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承载着历史与诗意的经典意象,它是特殊的运输工具,更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符号。

我们期望着驼铃在大漠深处响起,朝瀚海之纵深处进军。

我十六岁参加工作,每月薪水加起来人民币二十元出头,在那年月足矣。十九岁出师,工资三十五块五,每月总共四十元,接近“财务自由”了,于是追求精神生活,订了几种报刊,记得有《新体育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情况》,《文艺情况》是当时《文艺报》办的内部资料,可以在邮局订阅。多年后认识了刘锡诚先生,他说当年《文艺情况》就是他办的。

我跟祖母住在南市大杂院里,可能这种地方不会居住订阅这么多报刊的人,于是邮递员出于好奇走进院子里,说要见一见肖克凡本人。当他看到订阅者是个小伙子时,连连摇头表示惊讶。

当然,还不忘记我订的上海两种刊物:《朝霞》和《学习与批判》。那时我就意识到,当时上海的办刊水平确实高出其他省市,尤其是文学刊物《朝霞》。我读到段瑞夏的小说《特殊观众》,还有后来他发表的《在高高的铁塔下》,都属于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,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写作产生了影响。在《朝霞》发表诗歌的作者,有些名字我至今还记得。

《学习与批判》是文艺理论刊物,尽管我不懂文艺理论,也认为它在当时水平挺高的,于是对上海顿生好感。多年后我能在沪上发表小说而自喜,也与青年时期的情结有关吧。

那时候纸张短缺,像《朝霞》和《学习与批判》这样的刊物,限量订阅。好在我是最早一批订户,只要到年底续费就可以了。

记得是1975年年底,我去邮局续费。坐在柜台里的老营业员说,你的这两种刊物被转走了,而且已经交过费了。我很是讶异,问转到哪里去了,得到的答复是,转到河北区王串场的某个地址,而且有新订户的姓名。我说从来没有办过转订手续,也不认识这个人。老营业员确实确实转走了,这没办法。我要求重新开户订阅,却因限量订阅,只得快快而归,就这样不明不白失去了自己订阅的刊物。

直到两年后,终于有人告诉我,偷偷将我那两种刊物转走的人,正是我的一个邻居。他大我半岁,是六九届中学生,此人到邮局将我的两种刊物转给了他的工厂同事。那时,不需要身份证,只要给邮局报出姓名与住址,就可以冒名办理,我至今仍记得他工厂同事的名字。而他的姓氏就是今年的生肖,故此忆往。

那时候我不光喜欢阅读,也喜欢体育运动,这可能跟遗传基因有关,因为我母亲读北平贝满女中时就是运动员。

我在厂队打球的时候,已经二十来岁了。球队的教练据说年轻时颇有名气,为了篮球放弃考大学,他说那时候经常去打“商标赛”,今儿戴着“新安电机厂”,明儿戴着“永利化学厂”,后儿戴着“真美电器厂”……活儿不少,

近乎用篮球去给人家打工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总工会鼓励职工强身健体,实行“劳逸制”,达标了就可领取一枚铜制徽章。当然这位教练指导我们的时候,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了。他身高一米七八上下,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,给人以经常陷入思考的样子。有次参加联赛,他以队员身份上场,几次运球裁判都吹他“走步”,他再得球只好原地拍两下,然后再动弹,满脸委屈的表情。

一次,我们与市职工男篮联赛强队对垒,上半场开打,我在左前鋒角位置连续投中四个球。对方中锋吼他们的右后卫:“你防着14号!14号!”我就绕到右边上篮,对方前锋是个打野球出身的“油子”,故意大叫一声,表示我用肘部撞了他。我下意识停了球,裁判只得吹我“走步”,打球非常规矩的我,被人家算计了。

之后我方教练叫了暂停,我站在中锋大朱身旁旁听战术布置,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教练说的:“我没事儿,叫停就是让你们歇会儿。”他确实没布置任何战术,我们也确实歇了会儿,就又投入比赛了。这是我遇到过的最为疼爱球员的教练,在如此激烈的比赛中,极其人性化地让我们休息。如今回忆起来,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他也姓马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逢马年忆“马”,如果他在世的话,祝老人家新春快乐。

我告别青年、告别中年,到了退休年龄,退了休你就是法定意义上的老年人了。老了仍然参加文学采风活动,前些年到地处河西走廊的山丹军马场,参观山丹军马场马史馆。

山丹军马场的历史,足以追溯到秦汉。《资治通鉴》有详细记载,历经两千多年的雨雪风霜,军马场延续着中华民族的军马文化,至今不绝。参观过军马场马史馆,终于去马厩见到传说中的汗血宝马,心情特别激动。这种早在汉武帝时便视为珍品的西域骏马,身形挺拔、体态优美,令人登时成为它的“粉丝”,仿佛见到千里马般抢着与其合影。一匹汗血宝马便有人民币二十万元的身价。马厩里还有价值百万元的雪芭色阿拉伯马,让我们大开眼界。

我们急不可待地来到草原牧场,远远望见那几百匹骏马,黑色的、棕色的、白色的、花色的,朝着我们跑来。马场主人热情邀请我们骑马体验。我跨上那匹棕色的高头大马,想象着当年勇敢的骑手的心境。我知道,这种体验只有在山丹军马场才能够获得,除此之外,没有别处。

今年又逢马年,我仿佛又骑着那头棕色的高头大马,一马平川朝前奔去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# 文艺周刊

第三〇六六期

浪声中缓缓流淌。改革开放以来,生活日新月异,饮食种类亦趋多样,然而汉沽菜肴的精髓,始终未离“就地取材”四个字。腰果虾仁、乖子炖八带、白虾青笋汤、鲫鱼鱼烟雪里蕻、红烧鲎鱼丸子配黄瓜片……这些海鲜馆里曾经的“硬菜”,不知不觉已出现在寻常百姓的餐桌。

近年文旅产业兴盛,来汉沽品海鲜、赏烟火

汉沽烟火,映照出日子的新光。汉沽人热情好客,海鲜时总先奉宾朋,这一古朴民风如今亦焕发新彩。汉沽盐场二十五栋楼小区的居民每年都自发相聚几次,每一场相逢各家争相带来自制佳肴——李家的鲎鱼、杨家的饺子、王家的清蒸白捞青蛤……菜从各家端出,席从楼内摆到楼外,欢声笑语,乡情融融,宛若一场现代邻里的“百家宴”,演绎着温暖生动的俗世画面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大自然赐予生活多彩的底色,岁月虽更迭,人心向暖、向善的底色始终未变。在历史长河中,这里曾走出诸多爱国志士、时代楷模、文艺名家、体坛英杰……他们的故事,是家乡的骄傲,也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厚望。犹记当年市里举办“月季花小姐”评选,一位同事踊跃参加并当选“月季花小姐”。三十余载后,我偶然在《光明日报》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名单中再见其名,由衷欣慰之余,我思忖: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之中,一定有来自故乡水土的濡养,以及一方烟火的熏陶吧。

编辑手记:  
读唐洪祥的《汉沽烟火》,仿佛有一股带着咸鲜味的海风迎面而来。文章以“馐”字为眼,慢火细煨出汉沽人独有的餐桌文化和生活方式。作者笔下的“八大馐”,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,更是岁月沉淀的生存智慧。

文章写法灵动,既有“海携鲜,盐提咸,酱增醇”的凝练概括,又有各家热气腾腾的餐桌白描。从当地烹制海鲜的技艺入手,写出了汉沽饮食文化中低调谦和、随遇而安的特质。本文深入市井巷陌,挖掘出汉沽人家具体而微的生活样本,让读者透过一盘盘馐、一声声飞鏢,读懂了天津卫的豪爽与温情,在一餐一饭中体味着这座城市最真实可感的烟火气。

三年前的学术会议季,我作为南京大学博士生代表到天津大学参会。走到第九教学楼前,脚步忽然停下——一个瘦高的身影正俯身测绘。铅笔在纸上沙沙游走,初春暖阳把他的侧影拓成鏊金剪影,连尺规掉在地上的声响,都没令他分神。

“同学,请问北洋纪念亭怎么走?”他捏着铅笔的指尖猛地泛白,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黏在喉咙里:“从铭德道右拐……”声音轻得像铅笔屑飘过。我暗笑:真是个倔嘴葫芦。他许是意识到没说清,索性直接带我往那边走,我看见他书包侧袋露出的绘图三角板,边角磨得发亮。

第二天清晨,教学楼里满是学生的喧声。我正对着楼梯的岔口犹犹豫,忽又惊喜地看见那件熟悉的洗得发白的衬衫在眼前出现,他手里的画纸被风掀得哗哗响。

“又找不着路了?”他喘着大气快步走过来,抹掉额角的汗,“跟我来吧,我今天上课的教室正好在你们开会的会场隔壁!”

会议开了大半天,散场时已近黄昏,一抬头又看到熟悉的身影等在门口。傍晚,人潮往食堂涌,一个抱着书的男生没留神撞过来,他横过手臂轻轻一挡,袖口蹭过我的胳膊。

“没事吧?”他转头时,耳根在夕阳的映照里红得发烫,“晚上想吃嘛?要不要去尝尝天津的煎饼果子,附近有开了二十年的。”

我跟着他走到煎饼摊前,面糊在鏊子上吱吱作响,他往前凑了半步:“大爷,两个鸡蛋,多酱,果酱要刚炸的!”递过刚摊好的煎饼,他又塞过来个保温杯:“从食堂打的豆浆,甜口的,回去的路上喝。”

了又蹭:“那个……欢迎来天津啊!”我憋着笑学他的腔调:“下次一定!”看他抿着嘴半天没下文,我掏出手机晃了晃:“加微信?下次来天津迷路,还找你当向导。”他眼睛亮了,指尖在屏幕上按得飞快。我看见他微信头像是张北洋大学堂的老照片。

后来才知道,他的不善言辞只是表面。连着几个月,手机总是安静得很。他偶尔转发南京的暴雨预警,配一句“记得带伞”,或是分享关于古建筑的论文,两个龇牙笑的表情。我回得礼貌,两人之间总是隔着一层客气的疏离。

直到暑假的一个深夜,他突然发来条消息,说导师推荐他去云南参与古庙修复,坐标双柏县。我还未回复,又一条信息过来:“你们南京大学不是定点帮扶双柏县吗?我查了,那边小学缺乏老师,不如咱俩搭个伴。”

屏幕的光映着我惊讶的脸,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那层僵硬的壳早已裂了缝。

在双柏的山区,工作间隙,他会用心教孩子们用竹竿搭房架。一场暴雨把梁木泡得发胀,两次斜梁往下滑,都是他伸手去挡,胳膊上蹭出的血痕混着泥水,像极了图纸上没擦净的墨线。

那次,我被困在古道旁的旧校舍里,正发愁晚饭没着落,忽然听见木门被撞开的声音,三个烫手的红薯滚落在地上。他甩着被烫红的

手,裤脚还在滴着泥水,看见我,笑得一脸憨气。他俯身捡起红薯,干脆在我身边坐下。两人闷头吃着,炭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。直到手里的红薯快吃完,他才转过头,火光在他眼里跳动:“你,有对象了吗?”我一口红薯差点噎在嗓子眼,咽下后才发觉根根滚烫。过了好半天,我才轻轻回了一声:“不用问,我愿意。”这次换他被红薯呛得直咳嗽,脸憋得通红,倒比炭火还热。

之后的故事浪漫又有些俗套,独来独往惯了的我开始了有人陪伴的日子。南京的梅雨季,正赶上我毕业论文截稿,凌晨趴在图书馆的桌上惊醒,肩头披着他的外套,桌边打包好的鸡汁汤包还温着。他在窗边拾掇散落的稿纸,弯腰俯身的样子,让我想起他测绘稿上常画的斗拱榫卯,弯弯曲曲都藏着心意。

海棠花香再一次漫过天津大学的砖墙时,他毕业了。我们并肩站在海棠树下,风卷着花瓣落在博士学位服上。他忽然递给我一摞高铁票:天津到南京,南京到天津,竟攒了这么多。“这些都是我们的回忆,我准备弄成纪念册。”他难得说这些肉麻的话,听得我的心怦怦直跳。“知道吗?你打断我画图那天,笔尖‘啵’地断了。我当时就想,准是我的人生主线任务来了。”我的背包从肩头滑落,一瓣南京鸡鸣寺的樱花标本飘出,落在海棠树下。不同花期的花瓣悄悄重叠,就像不期而遇的我们,竟在不知不觉间共同走过了三年光阴。

我们商量,要在春暖花开时回天大拍婚纱照,镜头对准的瞬间,海棠花瓣会落在婚纱上——就像那年春天,它早把缘分,悄悄缝进了时光里。

## 小小小说大观

小小小说大观  
笔尖“啵”地断了。我当时就想,准是我的人生主线任务来了。我的背包从肩头滑落,一瓣南京鸡鸣寺的樱花标本飘出,落在海棠树下。不同花期的花瓣悄悄重叠,就像不期而遇的我们,竟在不知不觉间共同走过了三年光阴。